

# 青浦文史

纪念青浦解放四十周年特辑(二)

第三期

政协青浦县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

89

# 青浦文史

(第三期)

##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随军转战山东散记	顾复生	( 1 )
青浦城解放记	高锦棠 修湘	( 42 )
白鹤地区解放初期的剿匪肃特工作	刘志远	( 48 )
在剿匪肃特的日子里	陈志谦	( 51 )
解放初期青浦青年运动点滴	慕香亭	( 65 )
红旗卷起农奴戟		
——青浦县土地改革运动杂忆	照 鉴	( 69 )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青浦人民	陈为衡	( 85 )
我最难忘怀的两件事	孙季奇	( 89 )
“颜安”轶事四则	曹修仪	( 93 )
护粮 保粮 献粮		
——忆解放前围绕粮食的一场斗争	萧柏钧	( 98 )
陈云同志回故乡调查血吸虫病防治情况	张 怡	( 102 )
南下途中的几件小事	王君武	( 106 )
南下追忆	王观楚	( 113 )
回乡偶感	芮达玄	( 122 )

## 小 资 料

青浦县建国后建成的第一座粮仓.....	( 40 )
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和县长.....	( 47 )
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	( 47 )
解放后的县农民协会.....	( 50 )
青浦最早的妇幼保健所.....	( 84 )
建国后青浦最早的运动会.....	( 84 )
建国后青浦首届农民运动会.....	( 84 )
青浦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淀山湖.....	( 84 )
抗美援朝组织的建立.....	( 88 )
解放后本县第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	( 92 )
最早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	( 99 )
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 112 )
第一个有关保护淀山湖环境的建议.....	( 112 )
青浦县第一所实验小学.....	( 121 )
青浦县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 123 )
编者絮语.....	( 120 )
勘误表.....	( 124 )

# 解放战争时期随军转战山东散记

## 顾 复 生

这篇散记，主要叙述解放战争期间我随军在山东境内作战的经历，概括地记录了当时我军在党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意志，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奠定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的胜利基础。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巨大的胜利，是与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指战员们的英勇拼搏分不开的。战争中，很多同志付出了生命而长眠地下，但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则是永垂千古与日月同辉。为了纪念在战役中死难的人民和英勇献身的烈士，纪念解放四十周年，我杂写了这篇散记。其中反映的仅仅是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战场上微小的一角，虽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因时隔数十年，往事追忆，遗漏错误是难免的，尚请读者多多指教。

进军山东  
驻防十字路

一九四六年春，第三野战军

第一纵队在江苏涟水整编后进

军山东。当时，我在这个纵队三旅七团任副政委。军行至宿迁北部，看到那里地瘠民贫，生活相当艰苦，在我们到达时，一个年轻的农民就主动前来为我们卸行装，铺地铺，那时天气还不太冷，他却穿了一身黑

面白里的新棉袄裤，而且竟是光着身子穿的，我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着衬衣呢，他只笑而不答。后来，才了解到他家里很穷，无衬衣好穿，连这套棉衣裤还是当地人民政府最先发给他的救济服。我们宿营在一位老奶奶家，一共是两间草屋，他儿子外出谋生去了。我们七八个人挤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草屋里，地下也没有铺草，还是邻居送来几捆高粱梗子，将就铺用。半夜，睡在另一房间的老奶奶，竟把他儿子临走时留下的干草，点燃起来烤火，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呛咳难忍，我们请他不要烤了，她说：“不行！冷得睡不着。”第二天，我们一看她床上没棉被，只盖着一件破棉袄，白天，穿在身上的也是这件破棉袄。她说这一袄两用已持续几十年了，并告诉我们这件棉袄还是她结婚时缝制的。据说，在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缺衣少食。

部队越过陇海路进驻徐州以东，新沂以西地带。到达山东境后，再经郯城至临沂。当时的临沂，可算是山东鲁南的一座大城市了，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市场繁荣，很是热闹。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山东省人民政府等领导机构都设在这里。我们纵队就驻在临沂以东“滨海地区”的莒南县十字路一带，是山东的老根据地，生产搞的蛮好，地方经济富裕，人民生活比较好，阶级觉悟也比较高，和鲁南山区人民的艰苦生活状况相比，完全不一样。

吃小米  
记趣

部队在十字路休整时，我们自青浦北撤在太仓没收的汤恩伯部未及运走的军粮，沿途吃到这里，已吃光了。山东境内没有大米供应，就改吃小米。小米本是一种较好的细

粮，但部队里的指战员大多是南方人，吃不惯，炊事员也不懂次洗小米的方法，小米中夹杂着很多砂屑，难以下咽，同志们很有意见，有的吃到砂屑后，竟然连饭都吐了，还有的甚至推碗绝食，并气呼呼地说：“这种小米再吃下去，打起仗来不要用沙包了……。”（意思是说肚里有了沙，不须再用沙袋去作工事。）根据地的人民看到战士们因噎废食，唯恐影响战士的身体健康，于是，纷纷向政府反映说部队吃不饱饭，怎么打仗呢，我们也向上汇报了情况，但在山东是无法解决大米问题的。最后，我们只得和当地群众商量，并向他们说明不是部队同志不要吃小米，主要是无法淘净小米里夹杂的砂粒，又向他们请教如何才能把小米洗净。后来，还是地方上妇女会，姊妹团等组织力量，带着工具到部队各个伙食单位教炊事员淘洗小米，当场作示范，又把烧煮小米的方法传授给炊事员，这样才算解决了问题。其实淘洗小米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用一个兜勺，慢慢地把小米一勺一勺撮起，然后把盛米的勺子放在水里，漂出小米，而夹杂在小米中的砂屑就被沉淀在勺底了。

{  
    语言隔阂引起  
    的误会 }      山东人民的生活习惯，语言  
                        风俗和我们南方大不相同，部

队一到那里，我们事先也未做到“入境问俗”，因而闹出了许多笑话，往往因言语隔阂，弄得各自埋怨，互不谅解，影响到军民团结。加上，我们南方人惯用的口头语“妈的”两字，每每在说话时脱口而出，因为这句“妈的！”口头语，南方人不仅在情绪低落时脱口而出，就是在兴高采烈当儿，也是如此，先来一声“妈的！”然后再道出主语，已是习惯成自然了，可是在山东你就行不通。有一次，一位战

士的鞋子绽线了，就向驻地的妇女去借针，他开口道：“老板娘，请借一根针给我补一下破鞋……。”这句话在我们听来是挺客气的，也是无可挑剔的，不料这位山东妇女一听，就变了脸，怒冲冲地直瞪着我们的战士不理不睬，而我们的战士呢，就误会山东妇女太小器了，一根针都不肯借，也就气呼呼地走开，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妈的！这是什么老根据地啊！”这就加重引起这位妇女的反感。这一件事战士反映上来，经我们一了解，才知道这是一场因言语隔阂引起的误会，因为“老板娘”这三个字，在山东是专指妓院鸨儿的称谓，“破鞋”是指不规矩的妇女而言的，难怪这位山东妇女不理不睬了，何况，“妈的！”二字也是骂人的语句。

一次开饭时，因部队初到，用具不够，一位战士看到驻地的一家天井里放着一只土瓦盆洗得蛮干净，就向屋主人借用，不料这位女主人连说：“不行！”战士说：“借用一下就送还给你”，不等她同意就把盆拿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盆是撒尿用的，难怪她说“不行！”真是闹了一场笑话。

那时，山东老乡在讲究卫生方面尚比较差，他们见到我们每天洗脸洗脚，似乎看不惯，甚至说我们的女同志“生活腐化……”这怎样解释呢，于是，就有个别同志反唇相讥，说他们“不卫生！”“没文化！老粗！”……，不礼貌的言词随口而出，使军民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这事被陈毅同志知道了，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说到军民关系，陈毅同志说：“这首先要我们负责，群众工作没没做好，反而说人家‘没文化！’他接着风趣地说：“浙江人有文化，却出了一个败类，蒋介石，山东人无文化，不是出了一位孔夫子么……！”引得大家忍俊不

禁，哄堂大笑。

后来，经纵队政治部与县党委商议，决定派莒南县县长，在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为我们做了有关山东地方的风俗习惯的报告。他在会上说：“……在我们山东对老人的称谓都是‘老大爷！’‘老大娘！’切不可呼他们为‘老太爷！’‘老太太！’因为这是我们对地主和地主婆的专用词，所以大家都厌恶这一名称。对年轻的姑娘，也不要称她们为‘姑娘！’因为这‘姑娘！’二字，在我们这里是专指地主女儿的……。”这位县长最后还说：“……如果你们一时弄不清的话，那么，不管男女老幼都称‘同志’好啦，这‘同志’两字，不仅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又亲切动人，是我们山东人民最欢迎，最喜爱的称谓……。”另外，他还介绍了一些当地风俗习惯方面的事。通过这次报告会的传达，连习惯称小朋友为“小鬼”的，也改称为“小同志”了，军民关系，得到改进。

位于滕县东南的华丰煤矿，它的东边还有一座吉柴煤矿，这两处矿产，日寇侵华后即占领经营，把生产出来的煤全都运往日本。矿里设有铁路专用线，即接津浦路东太平车站，运输很方便。吉柴煤矿附近，还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发电厂，它是华丰、吉柴两矿的配套设施。华丰煤矿是采用斜井生产，吉柴煤矿是竖井。两矿共有工人一千多。

当我们一纵队到达时，日军及国民党军抢占的地区是这样的：原驻华丰煤矿的日军一个旅，投降后，至今枪械未缴，原地驻守；东太平北，沿津浦路的大汶口、滕县、邹县、兗州等地则驻有吴化文部的三个师；泰安城是宁春林部驻守。为此，

上级命令我们执行两项任务：（1）立即接收日寇驻华丰矿一个旅的全部枪械弹药及其军用物资等。（2）进击吴化文部，解放大汶口至泰安的一段铁路线。

在我军进攻大汶口和滕县时，济南国民党部队出动一列铁甲车助战，我虽未获全胜，但吴化文部遭我攻击后，即仓皇逃往济南。

吴化文原先本是冯玉祥部的手枪旅旅长，抗日战争后投降日寇，曾在沂蒙山区沂水县坦埠（我老根据地）制造了所谓“无人区”，把那里房屋烧光，树木砍光，水井填光，老百姓赶光……，穷凶极恶，民愤极大，山东人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再说，吴化文刁猾异常，诡计多端，不敢打硬仗，只要与我一接触，他就下令撤退，不过他还是咬住你屁股不放。

在我纵队经徂徕山（山麓的茅村是山东抗日民主政府省长李玉和程照轩同志在抗战初期举行“一条枪起义”的地方，革命老根据地。）向泰安宁春林部进击时，敌相当顽强，我旅没有大炮，攻坚比较困难，虽未迅即攻下泰安，但城外敌人已被我肃清，宁春林只得困守孤城待援。其部食粮，依靠国民党空投。嗣因当时国共两党三人小组正在谈判停战，敌在城内，我驻城外，势成对峙。我三旅旅部就驻在泰安东站国民党所建的宾馆里。

驻在华丰煤矿的日军一个旅，我部到达后，并未主动前来缴械，派员通知他们，日酋旅长竟强调说，他们的枪械要缴到济南去，国民党才能把他们送回国，如果枪械交给共产党，国民党就不肯把他们送回日本。还说什么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送他们走……。后来，经过几次向他们催促，才敷衍塞责地

缴出九二炮两门，炮弹数十发，三八式步枪弹卅余万发，丰田牌军用运输汽车等。后来，日寇旅长看到吴化文部队已逃走，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他感到空虚而无所依靠即向我们提出，愿意去济南缴械回归日本。同时，还要求准许附近的伪军一千人也随他们一道去济南。为此，我们一面规定了时间和路线，只准许他们沿津浦线步行去济南。一面进行武力收缴他们枪械的部署。当日寇沿铁路线进入大汶口时，我军就把殿后的伪军切断缴械，日寇旅长见我们缴了伪军的枪械，就气势汹汹地来到我部，我们代表团洞察其意图，就对这个日酋旅长说：“你们（指日寇）走你们的，我们收缴伪军的枪械与你们有什么相干！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你不必问！”他瞠目结舌，嗒丧而去。

日寇旅长率部到达泰安南的东百子坡时，我三旅和一、二旅的部队，早已摆开阵势，等其入网。预先布置在铁路线山上的部队，也对日军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日寇见状，知已处在我军四面包围中，日旅长气急败坏地来到车站向我代表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我们不是讲好的么！你们在大汶口缴了和平军的械，现在又把我们阻在这里逼我们缴械……。”我们代表就站起来严肃地对这个日酋说：“……你们侵犯我中华，八年的三光政策，杀害了我同胞千百万，烧毁了人民房屋无数，还疯狂地掠夺了我国很多很多资财，罪恶滔天，令人发指，现在你们天皇已下诏无条件投降，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抗拒不敢下武器呢？不守信义的是你们！今天你们就应该把手中的武器，全部缴出来，听候处理。我们对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不打不骂，不搜腰包，这些想你们是知道的，如果违抗到底，那我们

就要把你们消灭，究竟走那条路你们自己去选择……。”一番义正词严的话，日酋不得不低下了头，连称是！是！是！

那天气候很冷，北风刺骨，日军被困在铁路线上，直冻得发抖，都钻到护路沟下去避风，听到旅长命令缴械，即一跃而起，非常高兴。我军一面检收了日军缴出的枪枝弹药，一面把已准备好的馍馍和开水一担一担的送给他们，只见日寇们一边在吃馒头，喝开水，一边竖起拇指以生硬的华语不断地喊道：“伟大！伟大！”。

缴械完毕，日旅长向我们要求准许他坐的那辆小汽车，仍旧让他坐到济南去，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

三旅进逼泰安后，布防在附郭一  
（万德镇上的） 带。为了警戒济南敌人，我和七团副参谋  
（人民呼声） 长张席珍，率三营进驻泰安北的万德  
镇。我们在那里召开了几次群众座谈会，藉以了解和熟悉当地  
情况，群众在座谈会上反映：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在山东的  
官儿和地主老财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肆意迫害人民，剥  
削人民，和你们江南的官儿一样“棺材里伸手死要钱”，他们整  
日价坐在衙门里，尸位素餐，不管老百姓死活，干旱荒年照样  
要租、要粮、要税。就说在我们万德镇火车站东面山岙子里那  
座古庙吧，建筑规模不小，庙的四围，是一片参天的大森林，  
风景优美，庙里住有和尚一千多，单庙产就拥有土地二、三千  
亩，旁有宝塔一座巍然耸立，雄伟壮观，为寺院增色不少。殿  
内有唐塑的十八尊罗汉，神态各异，维妙维肖，迎得很多游客  
和善男信女，庙里庙外，还有多处古迹，尤其是寺前那排“十  
里长松”挺拔高亢，气象万千，枝叶茂密，各具姿态，夹道

排列，翠绿葱茏，四季常青，徜徉在十里长的绿荫大道上，清香四溢，使你留连忘返，是一个旅游疗养的胜地。然而这庙里的和尚，是凶恶异常，白天、黑夜满口的“南无阿弥陀佛”，但收起租来佛面不见了，凶相毕露，他们又是和官儿勾通的，狐假虎威，蛮不讲理，谁也不敢欠他们一粒租籽。这些佛面兽心的和尚，人们对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年我们这里干荒得紧，赤地千里，扩坝干涸，连人吃的水都没有，唯独这古庙里的几口井，却仍是满满的水，汲之不尽，他们却一滴也不让人民汲食，还到济南城里请来整队士兵，驻在庙里，生怕老百姓结伙抢水。结果，驻庙的官兵，把庙前的“十里长松”砍卖尽净，亘古胜迹，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扼腕！

还有人在会上气愤地说，国民党的官儿，从来未为人民办一桩好事，他们眼看着泰山乌龙潭的水白白流掉，不想办法把它利用到农田灌溉上来，老百姓一再建议，他们总是置之不理。沦陷后，还是日本人，他们妄想灭亡中国，天长地久地永远掠夺和奴役我们，在乌龙潭出口处，筑起了一座水坝，在水坝下面修建起一条蜿蜒引伸到泰安城四周的长渠，把山顶的水灌溉了田地，这一自流灌溉的开辟，使低产田转为高产，改变了常年因旱干而歉收的局面。而国民党的官儿，他们只图穷奢极欲的享受，“拨一毛而利天下”他们是不干的，只求风景好，不管生产好，韩复榘在做山东主席时，为了接待大官员欣赏风景，在乌龙潭兴建了一所豪华的招待所，不顾劳民伤财，只求赢得上司的欢心。

乌龙潭确也是个风景美妙的胜地，那里的瀑布，似巨匹白练，凌空直泻而下，穷年累月悬挂在泰山之巅，每当夕阳斜

照，透映在瀑布里，山壁上的石子，被反射得晶莹发亮，五光十色，闪烁不定，使你眼花缭乱，真是奇观。还有那高入云霄的石壁，环山削立，壁面上参差不齐地铭刻着历代名人的题词，字体遒劲，勒石之技，巧夺天工，连我们也不知这些能工巧匠，怎样在这齐天的削壁上刻出来的，加上，从削壁缝里，绽生出的幼芽松柏，挺拔可爱，随风摆动，摇曳生姿，仰视之下，令人神往……。他们又接着说，这一大好的锦绣山河，虽然遭到日寇和国贼的糟蹋，现在又终于回到人民手中来了。而今国民党反动派又企图依靠美帝，掀起内战，那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在座谈会上，人民对家乡的美妙风光，越谈越高兴，又继续向我们说，咱山东和你们江南有个根本不同，江南差不多都是青山绿水，风景绮丽，而我们这里大都是童山秃秃，游沙遍地，一遇干旱，就束手无策，几场大雨，水土流失，为害更大。

从他们的发言里，我们理解到，他们是多么的酷爱和平，反对战争，殷切希望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来治理家乡，增加生产。

记得那是秦博古，王若飞同志等在  
〔接任一纵队〕 四川参加和平谈判和叶挺将军同机返回  
〔后勤部政委〕 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来，我们部队正在开追悼会，就在这不幸的日子，我奉命去纵队接任一纵后勤部政委。当时，纵队政委赖传珠向我谈了后勤部的情况，并介绍后勤部部长廖原同志和我见面，然后向我们作了工作指示，他说：“……对后勤工作大家还没有经验，纵队的

设想，是要后勤部把三个师的后勤工作全部包下来，特别是全纵队的干部家属，也要后勤部负责安排，以减轻各师的负担，提高战斗力，你们还要成立一个后方办事处专一管理。原后勤机关要扩大，卫生部要另建一所野战医院，供给部要办一个被服厂，这个被服厂就要负责完成今冬全纵队的棉衣供给任务，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估计一下，单缝纫机就需要二百多台，那你们就得先设法租用，争取时间早日开工。修械所要扩大为炮弹厂。打起仗来，后勤部还要把担架团组织管理好，战前只少要备有一千副担架。总之，以上这些工作，都是为战争需要，刻不容缓，望你们（指廖原和我）去研究一下，尽快订出一个具体计划……。”

我们根据赖传珠同志的指示，加以研究。讨论制订了后勤部工作计划，报请批准后，即积极从事部署。这时，纵队又增派王子曾同志来后勤部任副政委，当时，他就负责机关干部政治学习工作，我和后勤部的政治部主任李乐山同志去沂蒙山区旧寨地方筹建“后方办事处”，由我兼任办事处主任，李乐山兼任“后方办事处”的政治部主任，浙东起义来归的原“供给部”部长黄××任“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组织成立后，即把三个师的干部家属全部集中来旧寨。同时把“修械所”也迁来并扩建为“炮弹厂”。廖原部长则负责整顿“供给部”和“卫生部”，并筹建“野战医院”。杨副部长则偕同原服装科科长陈立平去青驼寺筹建“被服厂”。按“后勤部工作计划”分头进行工作。

《苏中七战七捷和  
宿北大战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国

性内战，反动大军，成批渡江北调，为了相机堵击北往的敌人，挫其嚣张气焰，我华东主力遵照党中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由粟裕副司令率领三野同志在苏中地区（指盐城、南通、扬州、淮阴等地区）连续运动作战，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廿七日的一个半月内，先后与敌交战七次，都获得了大胜，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美式武器优越感的美梦，助长了我军的胜利信心。这就是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七战七捷”战斗。粟裕在完成保卫两淮（淮阴、淮安）的战斗后，即挥师北上，到达山东，在郯城地区和我一纵队会合。这时，我驻临沂领导机构也陆续作战略转移。这给敌人一个很大的错觉，他们认为我们的转移，是由于他们的大军压境，于是就得意忘形，集中力量，分两翼向我重点攻击，一路在西北向延安进犯，企图一举夺我革命圣地；一路在山东，企图消灭我主力。当粟裕大军北来时，敌黄伯韬部就尾随不放，死盯着我军屁股，追到宿（迁）北时，我军掉转头来，趁黄部立脚未稳，进行回师反击，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取得了宿北战斗的胜利，阻敌于陇海路南。黄伯韬经此一击，损失惨重，不得停下来整理部队，也无法再跟着我们了。这宿北一战，我纵队健儿也参与了战斗。

国民党玩弄的“三人小组”假和谈败  
《泰安解放》 露后，我三旅进攻泰安，敌军恐慌万  
《夜宿青驼寺》 状，士无斗志，守将宁春林不得不率部  
挖坑道夜遁，泰安城宣告解放。

同年（一九四六年）仲冬，山东已是北风怒吼，大雪纷飞，我冒着严寒，顶着漫天大雪，赶赴前方指挥部。途中，想到前

线战士尚未穿上棉衣，心情十分焦急，夜宿青驼寺，检查了被服厂赶制棉衣情况，得知已送去两批棉衣至前线，数字仅占需求数量的三分之一，明后天将运送第三批，但连同以前送去的也不过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厂里全体同志采用停工不停车的办法，日夜赶制，很多同志，眼睛都熬红了。

当我们去车间慰问时，我告诉了工人同志我军在宿北大捷的喜讯。我说：“这一场宿北战斗，我军消灭了敌精锐蒋介石嫡系黄伯韬兵团的两个师，战斗中，我们捉了很多俘虏，收缴了敌人很多枪弹，我们作战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像炊事班，卫生员等同志也不甘落后，也捉了很多俘虏，缴了敌人很多枪械，真是斗志昂扬，互相媲美。我们虽在后方，但赶制棉军服，也是在战斗，因为装备好战士，使他们更好地去消灭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据悉，前方战士在站岗放哨时，只用一条军毯披在身上，晚夜用二条军毯还不行，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棉衣送上去，现在你们已采取了措施，发挥了连续作战和不怕疲劳的精神，是值得嘉奖和向你们学习的，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争取最后胜利，”

在工人们热烈的鼓掌和缝纫机的轧轧声中，我们离开了车间。这时，杨副部长，看到我和两个警卫员都穿着单衣，就急忙拿来了三套棉军装，我们也未加思考就把它穿上了。第二天到达前线指挥部时，正值纵队首长和各个团的指挥员，在开军事会议，而他们身上却都是单军服，我不禁踌躇了。待一进门，首长们就同声向我祝贺，赞扬被服厂同志制作的棉军装质量很好。当时，我汇报了被服厂工人是怎样日以继夜赶制棉衣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被服厂的同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并

说，今年棉军装发放拖延了时间，主要是棉布调拨迟了。

离开指挥部前，我把未能做到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先穿上了棉衣，深感内疚的心情，向首长做了检查。

我军在取得宿北大捷后，按战斗规律，自己的部队也要休整一下，但是为了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打敌人没有准备的仗，动员全军充分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我军作了这样部署：原在鲁南的战斗大军坚持原地不动，粟裕统帅的部队布防郯城以西，我纵队奉命在徐（州）临（沂）公路的苍山以南拦截敌人，我们的防地路西是连绵不断的高山，东边则是一大块凹地，有利于围歼敌人。因为我们已侦查到蒋纬国的快速第三纵队，在徐州声称要抢占临沂，夺取头功。我们布置这个陷阱，专等蒋纬国的快速纵队来此就范。

据侦察，蒋的快速纵果然从徐州出发了。这时我阻击部队已布防在苍山以南的卞庄山口，严阵以待。那天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敌人的快速纵队大模大样的摆了一字长蛇阵，正向我预伏地带趨行，肆无忌惮地向临沂急进。他们万没想到，在卞庄遭我伏军连续炮击（就是从日寇缴来的二门九二炮），顿时敌人慌作一团，加之，我预伏在西边山里的部队及东边的粟裕大军，蓦地奋勇而下，迅速包围了快速纵队，蒋纬国在后面见事不妙，就急急逃回徐州，敌人整个机械化快速纵队被堵截在公路上，像一条被打死的毒蛇动弹不得。当我发出第一颗炮弹时，敌队中先导的榴弹炮队就转向那一块凹地，企图掉头逃跑，于是他们的车和炮都陷在雨天的凹地里，成了瓮中之鳖，